

当代世界出版社



神魄

III【终结】

饶雪漫 作品
SHARON WORKS

青春必读书

美家



饶雪漫
青春疼痛系列之六

I247.5/841+5

:3

2007

沙漏

当代世界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沙漏. 3/饶雪漫著. —北京: 当代世界出版社, 2007.11

ISBN 978-7-5090-0283-4/I.062

I. ①沙... II. 饶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7) 第169747号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使用权归当代世界出版社所有

书名: 《沙漏III》

出版发行: 当代世界出版社

地址: 北京市复兴路4号 (100860)

网址: <http://www.worldpress.com.cn>

编务电话: (010) 83908404

发行电话: (010) 83908410 (传真)

(010) 83908408 (010) 83908409

经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: 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

开本: 890毫米×1280毫米 32开

印张: 9

字数: 198千字

版次: 2007年12月第一版

印次: 2007年12月第一次

书号: ISBN 978-7-5090-0283-4/I.062

定价: 25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!

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

我多么想还来得及去爱你

我的宝贝

Part5

蒋 蓝

004

沙漏记得，我们遗忘的时光。
The sandglass remembers the time we lost.

[附录] 273

Part 6

莫醒醒

140

灾难过后
宛如新生
一切重建

我的宝贝，
我多么想还来得及去爱你。

Part 5

蒋 蓝

在这个世界上，我听过的最动人的话是：我要养你一辈子。

唯一可惜的是，当我懂得这句话的时候，我已经老去。

“灯笼易灭，恩宠难寻”。我从别人的博客上抄下这八个字，放在我的博客上。忽然之间，天昏地暗。

我的宝贝，我多么想还来得及去爱你。

——摘自蒋蓝的博客《私奔的公主》



如果可以这样一路奔跑，是不是幸福就比较容易追得到？
如果奔跑直到遇见彩虹，是不是愿望就比较不会被忘掉？
我弄丢行囊，失去梦想。







(1)

我的家，是北京西四环那些如灰尘颗粒般分布的众多破小屋中的一个，十八平方米大小，推开那扇门，走进去，左拐，就是一个24小时都充满着漏水声的破卫生间。但是，只要用拖把使劲敲一下水箱，就会一切安好。只是我和我的同屋都不太喜欢敲它。敲水箱太费力，更何况我总是太累，回到家里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往床上一躺，啥也不想。

但是我今天不爽。

而且是，很不爽。

我捡起地上不知干了多少天的拖把狠狠地敲了一下水箱，它停顿了一会，又继续叫起来。我从鞋柜里拿出一个断了跟的凉鞋，对着它啪啪地不停敲。我靠，它终于停了——在我把整个凉鞋鞋帮都敲散架

了之后。我又捡起地上的干抹布，飞快地在墙上那面摇摇晃晃的镜子上擦了擦，镜子露出一小块明亮的地方，我从里面正好看到自己的左脸颊。

多好看的脸蛋，多粉嫩的皮肤。这样的脸蛋皮肤要是还当不了明星，不是老天爷有眼无珠是什么？

好像着了什么魔，我伸出一个手掌，迅速刮了自己一下。就像一个小鞭炮在我耳边炸开了，我立刻耳鸣了。这种感觉真他妈好极了。我伸出两个巴掌，对着自己的脸左右开弓地扇起来，每扇一下就铿锵有力地骂自己一声：“傻X！”

傻X！傻X！傻X傻X傻X傻X傻X傻X！

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扇了多久，骂了多久。耳光的响声依然像鞭炮，我放了一个过年才会放的长鞭，直到两眼冒金星，耳鸣声响亮得仿佛汽笛声才收了手。

我仍旧站在刚才的地方，我的左脸颊在镜子的照射下，就像注了水的猪肉一样，散发着薄薄的一层油光，好像一捅就会破，流出一大滩油。我尝试笑了一声，嘴角火辣辣，但我极爱这种滋味，像刚喝完一大锅热气腾腾的麻辣火锅底料，爽得要死。所以我咧着嘴大笑起来，生活太他妈的好笑了，让我他妈的笑死了算了。我一边这么英勇地想着，一边从卫生间里三步向前两步退后地走出来，跌跌撞撞地爬上属于我的那张小床，摸出我包里的最后一罐啤酒，想安慰一下因为骂自己而骂得就要发炎的喉咙。

我珍惜地把拉环拉开，一口气灌进了半罐。

就在这时候，响起了敲门的声音。

我端着那罐青岛，光着脚跳下床，一把拉开门。门口站着的人是阿

布，他把我手里的啤酒一夺，盯着我的脸问：“被谁揍成橡皮泥了？”

他把头发剪短了，整个脑壳每隔十公分就有一块被剃得光光亮，像一条条跑道。我指着他的怪样，说不出话，只是又忍不住大笑，一笑脸上就像撒了一把花椒，泪水都掉了下来。

“谁把你脑子打坏了？”他还在问。

我看他脑子才是坏的，他也不想想，除了老娘自己，谁敢动我？我懒得跟他啰嗦，手直接摸到他头上去，想感受一下质感如何。他打我的手，我趁机把酒抢回来，一干而尽，然后哑着嗓子问他：“钱带来没有？”

“你还是回去吧。”他劝我说，“你窝在这鬼地方，真以为有什么出路？”

“不借拉倒，少教训我。”我用空酒罐去砸他，他躲开了，砸中他脑后的门。门上方立刻哗啦啦掉下来一大片早已经浮起的墙纸。我盘腿坐到床上，冷冷地对他说：“没带钱来你就走吧。”

说完，我就直挺挺地倒在床上。我从枕头底下摸出我的烟盒，掏出一根烟点上，没抽几口，觉得没味道，又面朝墙，将那支烟狠狠地在墙上按出了一个黑点。

阿布却没走，他在床边坐了下来。我不由自主转过身去看着他，他伸出一根手指在我脸上划了一下，轻声说：“不要太倔强，会吃苦头的。”

我抓住了他那根在我脸上动过的手指，忽然很希望他会吻我。我们认识那么久，他从来都没有吻过我。但这个念头只是在我的心里一闪而过，像那个被我按在墙上的烟头，刹那火光，最后只变作一个现实的黑点。

阿布指尖的温度只在一秒间，就刺穿了我骄傲的气场。
平静之下的湖水，忽然暗流汹涌。



有些人之间永远都不会发生爱情，我和他就是这样的。

“阿布。”我却忽然有心情逆天而行，把头仰起来，闭上眼睛对他说，“你娶我吧？”

“扯你妈的淡！”他伸出手，在我的枕头底下粗鲁地乱摸一气，好不容易摸出一根烟点上。

我咯咯地笑了，问他：“吓到了？”

他还是不说话。

“你还真打算为姓莫那妞守一辈子空房？”

我知道我的话触犯了他，他像个被点着尾巴的牛一样从床边“腾”地站起来，用那种喷火的眼神看着我，从口袋里掏出二百块钱扔到我面前，拉开门，出去了。

完成这一系列行云流水的动作，他只花了一秒种。

这个孬种，这么长的时间过去了，只要提到那个姓莫的，他就没法平静。

得，滚吧！

我捏着他留下的那两张纸币，坐在床边，开始折纸。我把其中一张折成了一颗心的形状，另一颗折成一只丹顶鹤。喝了酒又得了钱的我，无论如何心情还是好的。我捏着两件艺术品，开心地浮想联翩：是先付房租？还是大吃一顿？还是去买件起码能穿得出门的衣服？说来好笑，这两百块钱在现在的我看来无疑是笔巨款，如果被姓莫和姓米的那些丫头们知道，我真担心她们的大牙还能不能保得住？

我忍不住尖着嗓子摇着头鬼叫般唱歌：“还有一只丹顶鹤～轻轻地～轻轻地～飞过。”我正唱着，门开了，我还以为是阿布折了回来，却没想到现身的是好几日不见的我的同屋孟梦小姐。她头上戴着

一顶傻兮兮的格子布帽，身后拖着一个大蛇皮袋，穿得跟拾荒的没区别。她看了我一眼，把蛇皮袋往桌子下面一推说道：“房东叫下周末搬家。”

这个房子本来是孟梦一个人租的，我来了，她救了我，我也救了她。因为那时候她的钱已经不够付房租了，而我刚来北京那一阵，住的地方换了一个又一个还不如意，遇上的不是变态老男人就是搞摇滚的情侣，要么就是骗子、瘪三，好不容易在搜房广告上看到角落里的她。我摸到她家一看，就对这里爱上了。又小又干净又便宜，正合我意。至于孟梦为什么同意和我合租我却没问过她，听说在我之前她拒绝了三个女学生，偏偏看中了我。这让人缘一直不怎么地的我有些小成就感。就这样，两个本该怎么也走不到一起的人，居然在一起住了半年多！

其实，我挺同情孟梦的。她喜欢画画，考中央美院三年都没考上，今年在准备第四年。她说话很少，跟活死人没区别。我和孟梦虽然人生观不同，同屋异梦，但我们都懂得尊重彼此，学得会视对方为空气，有什么不好呢？但现在，她忽然说要我搬家，虽说我欠了她一个月房租，但也不至于这般绝情吧。

我懒得理她，把钱揣进兜里，摸了摸自己肿得怪有性格的脸。再摸了摸一整天没吃饭的肚子，准备还是先出去吃点东西。我没有化妆，丑成这样还化什么妆，再说偌大的北京也没人认得我。我摇着两天没洗的花裙子在镜子前转来转去时，孟梦又进了卫生间，透过房里那面窄窄的镜子，我看到她正在把整袋去污粉倒进浴缸里，像在浴缸里做炒河粉。

“我再说一次，房东说，房子要收回，下周五前我们要搬家。”我

正准备出门的时候，孟梦像一个女鬼一样在我的身后发出幽幽的声音。

我不可思议地看着她，扬着声音问：“你要我搬走？”

“不是我，是房东。”她像说绕口令一样地对我说，“我不是房东。”

“屁！”我狠狠地把搓着自己的手指，一边搓一边骂：“你脑子不清楚是吧？要老娘搬老娘就搬？把老娘当难民了？！”其实我知道不是孟梦，我只是想拿她出出气。真不知道今天我究竟犯了哪路神仙，不停地倒霉，接二连三，我继续骂骂咧咧，顺手把刚才用剩下的化妆棉扔进了旁边的浴缸里。

“你是不是有病？”孟梦把还戴着手套的手伸进浴缸捡起那些沾着泡沫的化妆棉，她把它们狠狠捏在手里像跟我示威一样。我本来预备向她道歉，可“对不起”的“对”字还没出口，她就直接把那些脏兮兮的化妆棉扔到了我刚刚洗干净的脸上。

我靠！我伸出自己的手，狠狠甩了她一巴掌，大骂了她一句：

“你想死！”

“我忍你很久了。”孟梦说。

“算你命不好，你他妈继续给我忍着！”我一边骂一边快步走出了卫生间，一直走出去，用力关上了小屋的大门。我一直走到街口才松了一口气。与其说走，不如说跑，我离开时，孟梦正转身去提她身后那满满一桶污水，我怕孟梦追出来把那桶水都洒在我身上，我可不想跟她在大街上打架。况且，我身上穿的正是我最后的一件能穿出门的衣服。

这是我第二次打孟梦。第一次，是我到这里来的第二天，我们因为一块凉拌番茄吵架，把我们俩所有的碗都摔了。就因为我揍了她一